

諾貝爾總統也無法逃避的轉型正義（葉虹靈，蘋果日報論壇 2011/10/24）

日前出爐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之一，是賴比瑞亞總統瑟利芙女士。外界除了肯定其成就、關心獲獎對競選連任的影響之外，也可以留意她在面對賴比瑞亞內戰傷痕上扮演的角色，並啟發我們對台灣處理轉型正義時的思考。

賴比瑞亞的多年內戰造成近 25 萬人喪生，衝突期間各方駭人的暴虐手段，在停戰後設置之「真相與和解委員會」的公聽會上一一映入世人眼簾。委員會花了三年多的時間，在全國各地舉辦公聽會，紀錄超過兩萬份證詞，最終在 2009 年中交出 370 頁的報告，詳述內戰起因與影響，並建議政府後續的處理手段。

在舉國回望這段悲劇的同時，即使貴為非洲首位民選女總統，聲望極高的瑟利芙也無法置身其外，必須面對她早年支持查爾斯泰勒的不堪歷史（泰勒後來成為惡名昭彰的暴君，刻正於海牙受審）。她在 2009 年初的公聽會上坦承，當年她與許同輩知識分子都相信，政變上台的文盲總統杜依不適合治國，轉將希望寄託於揭竿起義的泰勒，故曾捐獻 1 萬美金給他，也曾親訪泰勒基地。孰料泰勒後來顯露殘暴本性，由此開啟的多年內戰則讓賴比瑞亞生靈塗炭。此舉讓瑟利芙等支持者隨即醒悟所託非人，但二十年後她仍須付出代價，為此公開向全國致歉。

但委員會顯然並未接受她的說詞，最終仍在總結報告中，將瑟利芙列為建議剝奪公職權利 30 年的名單。究其根柢，參照南非模式設立的真相委員會，精神在於犯錯者必須先坦承犯行、真誠悔悟，才能獲得原諒得到特赦。委員會認為瑟利芙總統的證詞多在維護當年行為，並未認真反省錯誤，有違委員會精神。

雖然台灣不管從任何指標來看，跟賴比瑞亞這個前邦交國來比，都是進步國家，但若考量社會怎麼集體面對自身的黑暗歷史，台灣某種程度上來說恐怕瞠乎其後。在賴比瑞亞巡迴全國的公聽會上，從總統到叱吒一方的軍頭，都得上台交代自己在內戰中的作為，祈求社會寬恕。委員會甚至遠赴美國，收集流亡者證詞，這些血淚控訴畫面與總結報告一同放在網站上，成為後人記取教訓的重要資源。

但台灣卻從來沒有機會，對獨裁統治的加害系統進行集體反省。許多體制加害者或協力者，仍繼續悠遊於民主化後的政府內。我們不清楚，許多曾經擔任「細胞」、「職業學生」如今佔據廟堂的高官顯要，究竟當年是要熱血救國，或是為了個人前途與換取資源，而犧牲了黑名單異議分子的歸鄉之途，因為他們從來不需像瑟利芙一樣，以總統之尊，也得面對大眾交代心路歷程。我們也不知道，曾經迫害無數政治犯的軍法系統與情治頭子，若多年後必須在公聽會上面對受害人，是否可能像賴比瑞亞滿手血腥的軍頭一樣，為自己的不法作為公開道歉。

於是，台灣媒體會照單全收前情報局長葉翔之的回憶錄的滿紙胡言；前警備總司令，曾任國安局長的汪敬煦過世，我們只見總統親頒褒揚令，卻對他任內發生的美麗島事件、陳文成命案、江南命案不置一詞。對加害體制的反省，不但是弭平歷史傷痕的重要起點，也能展現民主社會對於某些基本道德倫理價值的肯認與追求。如果政府從來就無心挖掘歷史真相，避談責任與反省，那麼官方近日強打的建國百年廣告，聲稱「即使我們過去擁有不同記憶，但要營造共同的未來」，其實也就是不知所云的空洞口號罷了。(作者為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執行長)